



書 忠獻魏王章表後

忠獻王相三朝蓋自仁宗末年請外未得而仁宗升遐英廟踐祚
爲山陵使事畢求去又不得後繼有請英宗責以終喪最後許俟
過郊禮禮畢又遇大故神廟臨御永厚陵返虞力援故事求去其
自序曰自仁皇嘉祐之末迨英廟治平之間求解四五年奏數十
上固可考也自甲辰至丁未閱四年奏又數十上乃得永興其釋
相位可謂難矣而邊事方擾委任蓋亦不輕比西方稍寧乞鄉便
郡八請乃得相未幾移大名以病乞徐四請不允踰二年乞移邢
相是欲爲歸計矣四奏反加節再任再辭不聽乞納節再任又不
聽滿三年又乞納節移邢相至奏七上蓋實年高抱病俞音終闕
又某年再乞乃得相甲寅之秋遂乞致仕時年已六十七奏章歷
陳疾病必非飾詞四奏訖不遂請乞如再請二狀尤極懇迫卒不

見報其殆薨于郡矣夫難進易退畏遠權勢者固君子之所優爲然君方賴我如手足民方望我若父兄治功日向於成則雖視降名重位如重牢桎梏夫亦安得遽去以遂其誠心哉王在仁宗英廟時蓋如此迨神考即位踰年總覽權綱其大有爲之志固已可見抗章累數十竟釋相位無遺恨矣永興秉鉞猶分重寄至於典鑄北門雖曰內隆禮遇外鎮邊夷然時移事變揆王之心豈曰宜然守郡條而賦民政必有非所願爲者而徘徊隱忍年與病侵竭誠控告始得鄉郡二年之間引病休致尤欲避貪榮戀祿之嫌見守道厲節之懿雖不克伸世孰得而議之然道德之尊功業之盛上不得在朝廷以致君澤民下不得安田里以遂志養病後之人撫其遺蹟得不重嘆也哉昔東坡跋歐陽文忠公書曰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是固名言然戒後生之汲汲可也二傑名德冠絕

一時時不我捨亦不卒大用王誦文忠之言曰時方尚新奇而臣思守拙世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亦其心也區區進退難易殆未足以議其方云左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程瑀書

安陽集序表後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一

奉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公諱琦字維圭安陽人韓氏之先出自晉卿獻子之後以國爲氏子孫散居諸郡在昌黎者最爲著姓公即昌黎之裔也其後徙居於深州之博野遠祖肱爲沂州司戶參軍生沛爲登州錄事參軍沛生全隱居於博野全生三子曰又賓曰文操曰存又賓生定辭曰辭文操生隱辭晦辭審辭存生正辭又賓仕唐僖宗爲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以唐光啓二年終鎮府立義坊之私第以龍紀元年葬博野縣蠡吾鄉之北平原子曰辭爲鼓城縣令以天復二年三月終于真定以天復三年七月葬蠡吾以晉天福二年附夫人張氏改葬趙州贊皇縣之北馬村是爲

高祖昌辭生一子諱瑒終廣晉府永濟縣令累贈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齊國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太夫人始葬相州安陽縣之豐
安村則公曾祖也瑒生公之皇祖諱顯宗諱仕本朝為太子中允知
東州終於治所累贈開府儀同三司魏國公夫人李氏深人義之
女晉相崧之猶子追封魏國太夫人皇考諱國華諫議大夫知泉
州召還道病卒於建陽驛國史有傳慶曆五年葬安陽縣新安村
尹洙師曾誌於墓丞相富弼為神道碑所載事業甚詳夫人羅氏
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威之孫追封魏國太夫人所生母胡
氏蜀士人覺之女追封趙國太夫人公以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歲
七月二日辰時生於泉州公自幼而孤鞠於諸兄既長能自立有
天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天聖五年
三宗初臨軒試進士公以二十歲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

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於殿上先是赴省進士元
絳有叔同待試於都下因疾委頓久而復蘇具言冥中嘗至一官
府殿閣甚嚴密中有一堂榜云侍中堂俯窺堂中則列人之姓名
曰趙普曰丁謂曰馮拯曰韓琦字實黃金外以青紗覆之此事甚
播於當時然公猶未第但閉門為學未嘗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公
為誰何及省榜出始見公姓名衆人驚相謂曰非元氏所夢者乎
公既亞榜首知者異之厥後卒踐此位乃推考本朝以來為真侍
中者至公始四人而已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侍秦國之官踰年
秦國亡哀毀過禮服除明道元年冬遷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直
集賢院二年六月監左藏庫時高科已入文館者指日可至貴顯
公監臨物務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卑九職事亦未嘗
苟且禁中須索金帛皆內臣直批聖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公

奏曰天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得合同憑
由不可給後相習爲弊發而不行願復如舊制以杜姦僞詔從之
舊有監秤內臣一員天下綱運至必俟監秤始得受納內臣者往
徃數日不至寶貨皆暴露即無遠方衙校苦於稽留公乃奏罷去
內臣大傷州郡所輸之物帛不如度者例猶追剝公請蠲之景祐
元年九月徙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陳留等七縣月遣人一詣禁
地巡捉飛放民頗爲擾公奏曰陛下畋遊之事廢之已久蒐獮之
地共之斯衆豈容姦吏未革侵牟願申嚴禁止之三司循例下府
配買馬食草六百萬公奏諸縣甚有災傷者豈可槩令認數爲奏
得蠲減九縣一百餘萬凡刑名輕重不當疑慮未明者皆辨析條
奏府事雖日紛冗省覽亦不滅裂無巨細必詰正而後已時文牘
得公書者郡吏必喜相謂曰過韓家關矣二年十一月遷度支判

官授太常博士文武官在京丁憂至服闋月俸給見錢六分在外
遭喪至者止得四分公謂均是服除朝見豈當有內外之別請爲
一等至今以爲法三年秋以族貧求外補得知舒州將行除右司
諫供職詔公與丁度胥偃高若訥同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等所
造鍾律公論曰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
則嗛殺嘽緩之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鍾
鼓云乎哉者其旨斯在孟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
言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禮樂
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元成對以樂在人
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也臣粗考前志參驗今古二
家之說差舛未安蓋逸瑗之圍方分保信之用長泰質之典據皆
所無聞伏自藝祖造邦二宗接統綽禮具舉熙事咸備通用王朴

之樂悉無更易以至黎庶又安兵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為樂之用非不和也頃因燕肅獻規妄加鑿鑿適會李照赴闕謂非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留日具之聽精加練覈許之改作逮於成功即薦郊廟暨逸瑗繼至盛言照樂守鑿再令造律則又圍徑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長廣乖古竊以祖宗舊樂遵用斯久屬者狗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其又將易制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龍象求平既達其源又當究今日所急以佑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二陲又弛邊備大戎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彊則驕逆渝盟背約何代而無必思密備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弼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忘

其所急在理為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畫記一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鍾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年間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奪權且停罷詔從之明年上將行南郊之禮公又奏曰臣先曾將歷代典志文字及用漢錢分寸較量得王朴舊樂於太祖朝曾令和峴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胡瑗阮逸鄧保信并李照等鍾律俱不合古遂具聞奏再奉聖旨令將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別造律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曉音律乞再訪知樂者俾令詳定後蒙寢罷其時臣曾將景祐廣樂記看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出意制造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禮不可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朝臣竊聞和峴減定王朴舊樂

鍾磬等見今並存欲乞下太常寺將來郊禮復用舊樂所貴國容
感備神聽惟和詔下兩制詳定皆以謂當如公請遂聲詔將來南
郊且用和嶼舊樂時災異數見朝廷但齋醮禳謝公既上疏極論
爲無益繼又聞大慶殿建設道場及分遣中使詣名山福地祈禱
公奏前世祈禳之法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下詔求言側身避殿
始可轉禍爲福願法而行之或宮中有宴飲之事亦望稍加節減
不獨仰奉天戒實可上安聖躬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
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于
庭豈僧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於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
神也昔唐高宗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表利諫曰前
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望請命婦會於別殿自可備極恩私帝
納之即令移於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別

所安置上嘉納之內侍省都知以下非時遷轉公奏曰近睦親宅
告成自提舉臣僚而下有詔增秩用勸勞者入內內侍省副都知
張永和實總其事故有選領團練之命逮夫同列旋以推內當時
公言共謂非當益以其一官之效而衆人蒙賞故也或以爲省局
之內官次相妨因而叙遷未甚爲臣是以不敢遽有論列今聞
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加使額臣藉觀衆論益以懷疑誠以沮勸
之方爵賞爲大若匪閱其官簿疇以年勞則必顯著功籍特申寵
拜或不由是皆涉無名故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
惟其賢晉衛人賞于美以邑辭請繫纓以朝而許之孔子聞之曰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轉辭賞如此願亟
行追寢以勸天下時中外臣僚多干求內降撓政公奏曰祖宗以
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罰任使必與兩地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內

中批旨皆是出于宸衷自莊獻明肅太后垂簾之日遂有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文謁或於內中下表或只口為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唐之制封今之內降蠹壞綱紀為害至深陛下聖德日新准此久敝未除願降詔諭戒飭及出干請者姓名付有司治之又聞文臣中近有進狀乞死三司副使及武臣內亦其有進狀乞加進郡或橫行使額之人緣此任使並是國家要近之職必須稽合公議選于聖衷固非臣僚自可陳乞此後輒上章妄求選任者乞重置於法上皆降詔禁止仍令御史臺糾劾之民間復作銷金服玩其盛至於臣僚戚里之家服之以入宮掖了無避懼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雖貴近之家犯者無令入內付外勘劾朝廷乃下詔申諭未幾開封府有犯銷金者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正徒三年

公曰大中祥符八年勅犯銷金者斬今偶有敗獲三官行法公嘗眾言可創意定刑壞先朝之法故皇儲之漸請復用祥符舊法詔御史臺刑部與審刑院大理寺詳定以聞公以災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邪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祁皆優眾以為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章已十上不報公乃拜疏曰臣伏聞有虞至聰也成湯至明也其命相則猶咨于岳選于眾不敢以獨覽自決于上必僉而舉之始正其位故得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遠於朝未有眾以為非才上獨為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可成而眾功盡美者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自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承弼之任未得其人蓋以宰臣王隨登庸以來眾望不協差除任性褊躁

傷體廟堂之上不聞長才遠略仰益盛化徒有延納僧道信奉巫
祝之癖貽誚中外而自宿疥之作幾涉周星安臥私家備禮求退
方天地有大災變陛下責躬訪道之際不思抗章引避而不朝君
父扶疾於中書視事引擢親舊怡然自居暨物議沸騰則簡其拜
禮勉強入見面求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寵慢上寡識不恭之咎
自古無有今聞所患再加不能復詣中書養疾陛下優遇之禮既
已備矣彼人貪祿竊位之計亦已窮矣其次則陳堯佐男述古監
左藏庫官不成資未經三司保奏而引界蒲酬獎之條擢任三門
白波發運使况程琳任三司使日曾定奪監左藏庫吳守則雖界
滿出刺而帳曆憑由不能依限結絕尚猶不應酬獎條勅保明之
官已重賞其罪以此較之則述古之授是為欺罔聖明參知政事
韓億初乞男綜為群牧判官以降成命却令男綜不以資叙回瀝

勸兄綱將朝廷要職從便退換如己家之物紊亂綱紀舉朝非笑
此一事陛下若今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則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
之責也 官事者疏我之罪而上不之聽矣則必愈任威福公然為
不善而無畏忌矣又石中立本以藝文進居近職兼領常尚書事
尚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譽為人所稱處于翰墨之司固
當其職若參決大政則誠非所長伏况仍歲以來災異間作衆星
流隕躔次不順河東地震壓覆至多雖歷代所書讖告之事未有
如斯之大也而又冬無積雪春首霖霖寒燠之序未甚均協考天
戒之自則變理之任正當其責而在上獨使陛下引咎敷詔詢求
讜言繼日臨朝孜孜政道在外則降勅天下徧責刺舉牧長之吏
各修其職於政府之臣則以為過不在己泰然自處于臯夔稷禹
之右臣僚欲廣陛下之德乞頒前詔於天下而罷立其限則皆仰

而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之明應也陛下用輔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觀望浸成弛慢之風必恐外夷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望天責可消而福應自來則又不可得也陛下儻以為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宜輕議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恣其墮壞乎今下至閭里之人猶能揚言而非之投書而謗之又況陛下置臣於言責之地可知而不言哉臣是以不避斧鑕屢有論奏乞從罷黜以慰具瞻之望於已非私也於柄臣非有嫌隙也所切者以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為在位壅蔽一思開發睿明以濟尊運非他意也然慮陛下以臣過有訾訐疑在離間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書委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會議正其是非如以為臣言不謬則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為輔弼等前件行事於朝政無損國體無害及是臣發于狂妄則誅戮貶竄

之罪臣無所逃矧遇陛下勤政答天申明賞罰之秋特望判其邪正以塞群議幸甚幸甚上乃罷宰臣三隨判河陽陳堯佐判鄭州參知政事韓億本官歸班石中立為資政殿學士成州防禦使揚景宗莊惠皇后之弟入臨皇儀殿而被酒喧譁公劾奏曰景宗起於寒悴本無動績特緣戚里遂冒貴階肆情犯法所在奏論矜貸實多豪暴無改今於宮掖之間猶無畏忌使之州郡之內孰過侵凌請下有司明按其罪上以太后故不欲重貶出為兗州兵馬總管都官員外郎魏莊自陝西催市糴糧草還既得對乃面求為省府官公言莊人品猥下因王隨援引得知赤縣而三司希旨舉薦俾往陝西辭之日已賜三品服今敢復有干瀆請劾正厥罪乃降莊通判揚州公以自變茶法以來歲輦京師銀絹配擾江北居民而內虛府庫外困商旅請選官參定酌中之法乃命公與御史中

永張觀侍御程戡同三司使副別議其法四年秋發解開封府舉
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錄二司開封國子監考試上有封彌
官公請並設謄錄司以示至公從之寶元元年八月假太常少卿
昭文館直學士充北朝正旦國信使以知環州高繼高副之公言
繼高知環州因軍人得遺箭繫以匿名文字言繼高將叛繼高心
不自安遂乞還朝乃差充國信副使臣察其事之偽者有二辨其
惑者有一繼高久在西邊頗以勇敢聞或為西賊所惡設反間而
去之不然則馭下嚴而為成卒巧計以中之此其偽可察二也且
繼高背義投誠元昊忠於朝廷則當密奏其事何必以遺箭達其
叛狀乎此又其惑可辨一也臣愚以謂宜急遣繼高還邊其元告
匿名文字亦請論罪如律外以杜黠賊行間之謀內以破墮兵詭
中之計次堅繼高用命之心使邊郡聞之孰不畏朝廷之明而厲

忠義之懷乎遂詔繼高還邊以問門通事舍人王從益代之
公以京城內逼郊禮數日盜賊公行輦轂之下宜有禁暴之法請
南郊前一月降勅開封府約束強盜及持杖竊盜罪至徒并折傷
人以上如犯在赦後無得以赦原其竊盜贓重者亦奏聽裁從之
三年五月侍御史王素言乞依舊章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九
百用度靡有鉅細較計所入所出之數省能不急詔公與張若谷
任中師同三司詳定公謂景德以來歲月已深文案必不備具若
俟齊集而議徒成淹久但考見今日實為浮費者可裁度上聞如
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家多占六軍等耗縣官衣糧為私家僕隸
在京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祐文書較計邪詔從之又言
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
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

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詔禁中支費只
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同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
支賜即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施行公言解鹽禁權地分九三十
一處而利害不同請命近臣以新舊二法取其利最長者議為經
久之制詔翰林學士宋庠知制誥王堯臣同三司講議七月授起
居舍人知諫院王沂公會望重當時諫諍許可公為司諫時沂公
尚未罷相見公論事謂曰每見章疏其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
輩惟擇利苟安至如希文亦多好名於國事何益公以是益知自
信公以所存諫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諫諍密之義然恐無以
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藁自序於首
大略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在職越三載九明得失正紀
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者必昧死論列上寬而可其奏

者十八九八月以本官知制誥知審刑院賜二品服先是盜殺同
黨既已就捕列不抵死公曰此但并有其贓或欲滅其口非有自
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請更議其法乃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無
得原是月以益利路大饑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賦募人
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廂禁兵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
活檄劔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川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
傷嘗勸誘納粟後難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
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時皇子初降天下進金帛
為慶列郡聞風修貢甚急公言勞擾疲民詔悉免之益州歲織錦
綺五十餘旁州皆染紅紫數萬練所費甚厚而皆出於民公請權
以半為額諸州設市買院收市上供物多不以直公請停止之遂
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僧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

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康定元年春西邊方用兵上念禁兵
久成因請遣使安撫陝西遂命公爲陝西安撫使東上閣門使符
惟忠副之上謂公曰異類猖獗官兵久不習戰而數出無功今因
小警將以開後福也公勇於自效七日受命十二日上道既至則
列郡城池皆頽廢無守禦器乃期以月日責之修濬又以河北樓
櫓爲法烽燧素未設但走人以候虜公乘度遠近以置之方兵興
窘於財用公謂陝西產鐵甚廣請鑄錢兼用爲便延安賊雖引去
尚留兵圍塞門安遠寨將吏畏避莫敢出援知延州振武軍節度
使范雍已有責命除家州防禦使環慶路總管趙振爲代人情憂
駭環訴於公願無替雍公奏曰雍二府舊臣實盡瘁邊事而郡人
德之願留以安衆心振麤勇使備總管可矣若以雍節制無狀勢
當必易則願起越州范仲淹委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豈敢避形迹

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初總管平來援延州遇賊戰內
臣黃德和率衆先遁兵陷平被執德和乃誣平降賊朝廷遂錮守
妻子遣御史文彥博具獄於河中府乃命公案實仍報彥博公曰
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衆晝夜力戰爲德和所累既就擒猶
詈賊不已忠勇無愧於古人今以誣言所惑憫忠恤孤之典未下
邊臣豈不解體乎由是始得推恩又條死事之臣皆被賻贈慶州
駐泊神衛軍隨平戰沒者纔十之一二本軍都指揮使與衆皆遁
歸分屯邠寧係近上禁軍不能力戰以至陷覆主將若朝廷一切
不問則無以勵衆請罷歸令樞密院處分從之詔京幾京東西淮
南陝西路括市戰馬公以陝西科擾頻仍民已不勝困苦請寢一
路以安衆心從之先是詔陝西點募強壯命公撫諭仍促本路如
詔言者又以增數爲請公奏曰轉運司及郡縣尚未點集必謹重

此事慮有驚擾蓋民情謂既為強壯且憂刺以充軍本路近嘗添
差弓手耳目皆已習熟必無疑懼請除商號二州外各於逐縣見
管鄉村三丁已下主戶內選差一名充弓手更不差強壯使減稅
免役立階級分教習著為條約甚備詔悉如所請令既行人心帖
然得數幾一十萬人導聲其壯將佐儒法者悉使罷去俾諸州上
供不急之物數十萬以慶人陳叔度等陳邊防策既而補官東南
公奏曰士忠義憤懣為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實羈縻之
何得自效非所以開示誠意來人才也詔皆徙邊任公遍歷邊塞
見利害甚詳乃上疏曰臣素昧兵機不經邊任昨以寇犯延塞陝
右驚騷陛下不以臣非才俾用安集臣受命引道徑趨西陲晝則
奔走長途夜則評遣局事凡至邊郡率須宴犒故經度廉采不能
纖悉究知然前語以謂口說不如親逢耳聞不如目見今既周歷

疆鄙管穴所得粗有一二思欲歸觀之日而陳旒衰之前又慮後
於事機先合敷奏臣竊以吳賊包藏逆志積有歲年朝廷待之不
疑養成兇慝今甲馬雄盛今帛富饒誘納亡命之徒助成狡計與
賊遷跳梁之日事勢其實百倍故敢驅脅醜類直擾延安破寨逼
城號三十萬且朝廷命劉平統兵三路蓋極一時之選石元孫委
任次焉已并為之擒矣偏裨之勇驚者如郭遵萬俟政孟方張異
者又為俘馘矣藩籬孰戶李士彬米知順李思忠之族亦為之降
且虜兵戍卒陷歿者蓋不啻萬人諸路聞風惕然喪氣彼賊氣焰
從而可知范雍緣此降移已有趙振為代今延州之民兵雖益而
未補於舊若范雍之策慮彈壓劉平之謀勇有望裨將郭遵輩之
驍悍敢鬪後來者未聞過之所存孰戶既難以自保不無去就之
意而又鄜州去延安止二小程其城周圍二十四里跨二土山在

其中正當狗道嶺賊馬來路川原坦闊昨來張守誨應卒繕營其
未固備制度伍小木植細弱其垂鍾板盡以人戶獨扇門爲之至
今無材料修換王德基到任後再行計度入工材木萬數甚多轉
運司又無可應副近知張亢交替便有物力營營亦須冬末了畢
況在城所屯兵馬不滿三千之數萬一賊計不測直攻鄜州但恐
即日備禦未能固守鄜州既不能守則延州城寨非朝廷之有也
况鄜延一帶係吳賊納款之時出入道路山川險易盡曾涉歷而
復咫尺銀夏便於巢穴臣竊慮出其不意再來奔突故禦悍之備
宜以鄜延爲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之患其次則環州最逼
賊境新周盜興知州慶州英宗廟諱高繼隆張崇俊雖有心力
不經行陣未可全然倚任駐泊都監之內亦無得力之人夏竦節
制涇原等路復用葛懷敏副之若取其謀智則懷敏非夏竦之比

若藉其勇戰則懷敏平生未識偏伍亦與一書生無異鄜延涇原
本設經略使二員分護諸將自范雍得罪之後更不選人經略一
司已明無用是徒使夏竦懼而求免豈能成功唯秦鳳一路去賊
其遠比之別路未足多虞同州河中府與鄜延不遠宿兵策應魏
昭昞王克基未嘗出離京關便使領衆禦戎昨來暫至延州皆已
破膽加以諸路城寨軍屯勢分大抵一州之兵半守諸寨邊臣因
舊重改不達時變謀及廢置率皆異同殊不知承平之時邊臣無
事競務增置寨柵以邀賞恩止爲熟戶防家於國家實有何益至
今孤囚軍旅蓄聚資糧大率聚來舉以遺寇所在將帥例復失和
如能善功動致示盾東兵驕而好走內臣戰則失利此方今之大
弊也臣深爲朝廷憂之兼逐勳主兵臣僚多爲不益得兵馬無不
恐怯朝廷又舉昔年之數下絕陳乞臣竊料劇賊果復傾竭種落

併侵一路彼眾我寡戰必敗亡所至嬰城避其鋒銳因而長驅關
輔人戶驚逃大邑富居任其屠掠都輦之下豈不動搖陛下宜訪
帷幄之嘉謀審致守之良策早圖平殄以安生靈蓋非臣淺慮所
及也臣今為陛下計者莫若差銳兵三五千或於同州河中府等
處分減進屯鄜州選才望大臣一員復本路經略之任兼知鄜州
處置邊事令張亢就充本路鈐轄於鄜州駐泊用朱觀知環州就
差葛懷敏充環慶部英宗如朝廷必以經略一司更不合置即之
專於鄜州益兵使葛懷敏知涇州充替夏竦自然事體均一不撓
邊臣之心早賜選差才勇帥臣充環慶部英宗今秦州曹琮兼管
幹涇原路兵馬軍事准備分擊秦鳳閑兵互相策應其沿邊堡塞
除自來係大寨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孤小寨柵斷自朝廷專委
經略部英宗司須得移解兵馬分食舊積糧草無使餘羨然後併
兵入城只留人負兵士三二十人以為斥候量事更差弓箭手防
護所是沿邊路分都監都巡檢等關額即於諸班新換右職臣僚
內選差英宗其河中府同州郡英宗鈐轄別差稍知邊事臣僚
替魏昭昞王克基所有沿邊州軍招置蕃漢保捷等指揮多是本
土勇悍之人只為拘定等杖失人甚多亦乞速降指揮催促招收
但以人材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今後更不拘等杖愚短所見願早
財擇 上皆施行之

奉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五月以忠武軍節度使夏竦為陝西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
開府于永興軍節度使夏竦為陝西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
西經略安撫使同管幹都總管司公事公陳用兵練卒之策曰
沿邊總管幹轄下指揮使臣甚眾每禦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不
經訓練服習將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是數致敗也
昨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為寨主監押然拘於一城未能各適其用
欲下陝西都總管司擇所誠中入御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
路各十員為逐路教押軍隊分逐州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所習
精銳禦敵勝負重行賞罰如此則兵之勇懦者得以悉請又有賞

野離之必各思奮身復免主將爭占精兵重爲己衛也自古臨敵
取勝必有奇兵若併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兵卒非無驍果膽力
出於齊類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不過三二十人與中常之兵混
而爲一禦敵之際勢分力寡多爲懦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
得乎欲之委臣與范冲淹龐籍等分路於屯駐駐泊并本土願禁
軍內選馬上使鉞刀槍鎗鐵鞭鐵簡棍棒勇力過人者爲平羌指
揮以五百爲額其衣糧加龍衛而立驍捷之上邇延環慶涇原秦
延路屯延州鄜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
鳳路屯秦州若已請龍衛已上請受者即以爲節級若後來闕
人即選試殿前馬步軍司龍衛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
之本路上兵止選於就糧指揮其選中屯駐駐泊兵士聽三年一

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殺平羌者送經略司揀試給錢賞例物
外別給錢十千絹十匹無馬者并馬給之詔從之八月上遣翰林
學士晁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賚手詔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
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既還九月十四
日賊寇鎮戎軍本路都監劉繼宗等戰敗于三川寨官軍陷沒者
五千餘人公奏曰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屯瓦亭寨率援兵至師
子堡賊圍之數重珪諭軍中曰此死地也不可不用命乃揮鐵鞭
進鬪賊衆被靡珪中三矢而還番賊留軍大掠三日知渭州鈐轄
郭志高率大白趨三川賊乃退三班借職郭倫固守定川堡得不
陷劉璠堡本軍指揮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候劉用以事急出
降遂并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然繼宗來擁本軍方一日而李緯
等未曾經歷行陣倉卒出戰而士卒畏怯遂至退衄使黠虜恣行

殺掠而歸其劄繼宗李緯王秉望特免推鞠不以敗兵馬多少計
罪但量其情之輕重等第削官或重移降差遣以責後效王珪以
孤軍千餘當鋒血戰所殺賊兵不少既被重創次日尚求益兵出
戰人皆服其勇節雖所亡數多益衆寡不敵欲詢其敗軍之罪
必能感動奮身盡死為報從之王珪仍賜黃金名馬上聞繼宗之
敗又降手詔曰晁宗慤等回省所奏選差使臣教閱諸軍武藝各
募土兵候稍成次第審度山川伺察虛實討賊境庶無虛發及
專務持重保邊待其作過即直使出竒痛行掩殺并欲直取和市
等場務事今來朝廷相度若只務守禦則不惟虛延歲月兼又耗
費徒億至如近日賊軍深入延州保安軍界圍脅金明寨并燒湯
熟戶族帳輸折兵馬陷歿使臣茂勇安然往來略無畏憚即又未
見持重保邊待其作過直使出竒痛行掩殺之效若言緩宥二州

人戶不多徒有城壘却欲先取和市後橋等場務錢帛則去年曾
打後橋亦無所得如此則守禦未驗攻討未期終用何術息此勞
弊卿等既膺重任休感所同當須體認朝廷宿兵日又防慮非一
速盡經畫早謀平定仍具進兵時月密切聞奏府中復議曰將在
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置筭於朝廷乃書攻守二策公與
經略判官尹洙馳至闕下奏之准上所擇上乃聽用攻策十二月
遷禮部郎中入謝曰臣以邊防大議不俟召而至闕乃僥倖進秩
何以逃清議力辭不拜詔卿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
討既而范仲淹乞存鄜延一路招納未行討伐而又沮議者不一
事遂未決公奏曰累准詔問促令進兵及令分析向去有何方略
授與諸路即委不誤事遂與夏竦參定攻守二策臣探知冬月吳
賊未能舉動之際兼程赴闕求對進呈乞賜裁擇尋下兩地大臣

商議只取攻策施行臣屢曾面奏茲事體大繫于安危若陛下決
知可行兩地大臣主議不變或能集事今臣方歸本司而橫議日
騰朝聽已感攻討之說比比劄下且朝廷舉大事主大謀自當堅
如金石無有回易時降詔晉激勵將士沮軍事者約古行法今乃
深憂重慮必謂無成况卿正路范仲淹意在招納更不出兵雖具
奏聞乞依元策假若朝廷強之使進終是本非已謀將佐聞之必
無銳志今已二月將半漸有暑氣必難進兵臣此來奉行成筭非
是年壯氣銳慮不及遠幸而求勝以誤國家誠以吳賊據數州之
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陝西四路之兵雖
不為少即緣屯列城寨勢分力弱故賊始犯延安生擒二將屠掠
無數者蓋劉平石元孫聚一路之兵拒之總及九千而已去歲秋
三復有鎮戎之敗劉繼宗等分兵禦捍不滿萬人比援兵之至則

賊已捷歸是則彼勢常重我常輕中外不究此失遂乃恃賊
太過屯二十萬而石元孫界壕不敢禦敵中夏之弱自古未有又
未聞臣僚堅執守議以為必勝之術者臣恐春失數寨秋陷數堡
邊障日虛士氣日喪賊志乘此則有吞陝右之心加以興師以來
科斂萬計民已大困配率不止去年秋稔尚窘急如此忽有水旱
其何以堪臣近過邠乾涇渭等州所至人戶經臣有狀稱爲不任
科率乞行減放內潘原縣鄆下絲絹行人十餘家每家配借錢七
十貫文哀訴求免國用削弱以至於此緣轉運司計無所出臣是
以不敢邀愛民之譽直行放免恐相矛盾上煩朝廷臣恐一二年
間經費益感人情大駭師老思歸及期無代每慮至此臣難盡言
望陛下省羣言之難一爲大事之當朝諱知其異議已沮師期且
令諸路置辦軍須訓整兵馬俟及初秋若范仲淹招懷未見其效

則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必須討擊即乞斷在不疑越日降旨則
庶事已辦便可進兵朝廷終難之初攻討之議未決朝命未下因
命環慶總管任福至涇原經制邊事賊復遣人叩延州請和公曰
是知我欲大舉而為款兵之計耳不然懈我邊防又將謀入寇乃
戒諸路益嚴備不可弛公乃行邊趨涇原謀者報元昊閱兵公度
賊必寇山外即徑趨鎮戎軍召諸將會議坐間報賊入界公乃盡
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擊賊以涇原路兵馬都監內
殿崇班閻門祗候桑懌為先鋒涇原路兵馬鈐轄崇儀使忠州刺
史朱觀繼之涇原路都監禮賓副使武英又次之涇州都監禮賓
副使王珪參軍事將作監丞耿傳皆從公而受福等方略仍指圖
示之令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寨至羊牧降城出賊之後諸
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糧草足供如未可與戰則據險設伏

待其歸然後激擊之福等就道公亦至城外重戒之既行又自為
檄遺福等當持重勿貪利為賊誘也福自新壕外引輕騎數千趣
懷遠城捧龍川過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肅與
賊兵一溜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衆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
引騎趨之福亦踵其後薄暮福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為一
軍屯籠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賊得逸去謀
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既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
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至籠羊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
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
可留因前接戰桑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騎衝突自辰
至午陣動兵馬上山欲據勝地而伏兵自山背合擊而下士卒墮
崖漸相壓者衆桑懌劉肅皆戰死賊分兵數千斷官軍之後福大

盡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喉而絕既而賊併兵攻朱觀武英戰既合
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而渭州駐泊都
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
重傷不能視軍賊兵益至步軍從東先潰眾遂大奔武英趙律王
珪耿傳等皆戰沒軍士死者六千餘人唯朱觀以兵千餘保民垣
四嚮縱射會暮賊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福敗死不相聞也
方元昊傾國入寇分兵為四流會於好水川其一流乃福所遇也
賊不意逢鎮戎之軍欲奔所聚之地福亦不知賊兵數流素有期
會之所故乘急追逐陷賊之大陣當是時賊兵雖勝殺傷亦相當
故即時拔寨出境山外居民保聚得以安全者亦諸將死戰之力
也公乃上章待罪曰臣罄所領將士以禦賊獨居孤壘之中日俟
勝捷而福等不依臣指縱邀其歸路以致敗二上挫國威願正顯

戮御前以劄子付公曰卿劄勵邊師旨令事機但諸將偶失持重
輕敵寡謀然其盡節死戰足謂忠勇亦卿獎勵所至勉更悉心極
慮以圖效倘任之切鑒寐不忘諫官孫沔輩乞置公六罪後復
竦得公所為檄於福衣帶間上之會朝廷遣翰林學士王堯臣陝
西安撫時范公以擅答元昊書亦降知耀州堯臣言此兩人天下
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遠節
度以致敗不可深責主帥朝廷知罪在裨將猶以言者止降一官
二年四月遂授右司諫以職知秦州九月復舊官起居舍人公上
疏曰臣三數年來將命奔走未嘗寧居自赴陝西纔踰年歲兩趨
窮塞嘗會賊至既不能親冒矢石應機制變而但激勵將卒申明
賞罰以畫繼夜實忘寢食所期立分寸之效以報陛下委用之意
不幸天未助順諸將自用而有山外之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

尚有計畫豈敢以釋去重責偷安猶默猶冀陛下亦不以臣一失
驅策棄而不用竊以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
所見慮忠于上而朝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間大抵欲保疆守
境愛民首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衆我寡不可較力
但來則收民閉壘示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平以
來沿邊與次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神宗積室盧之
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鎮戎軍之後經略司專差籠竿城
監押馬爲美勸誘山外之民入居城寨而競賂爲美終不移徙臣
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獲之時老幼皆須在野
至於伐薪汲水悉便其用既令入保城寨不唯無所居止兼薪水
以來亦須市買以此其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或則全家被虜又
自環慶抵於涇原沿邊熟戶數踰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

全皆有去就之意竊謂若以見屯之兵爲保境之計則慮歲月之
間邊民苦其屠掠盡徙內地諸族熟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
里外田野一空唯存孤壘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
專一之兵未知何時可息茲患賊旣知無後患則乘勝深入關輔
根本能不搖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曰民爲邦本不可重困沿邊
戍卒漸可裁減若但守禦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歛之煩轉餉之
苦矣殊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朘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於
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爲國家長久之策則不然夫以
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羌常遂併兵之一
策不敢與較但謂彼衆我寡而爲處境奪民之計豈不惜哉臣所
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今廊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
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於廊慶渭三州臣今爲陛下計者

莫若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候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是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強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熟戶有助賊者即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敢爲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那兵次邊就食糧草如此則三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之長筭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揀刺土兵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土兵旣壯則沿邊拱聖龍衛雲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創

國東兵漸可代還以實京師爲強幹弱枝之固則內外安矣公又以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難於應副詔公詳度以點到弓手選其少壯刺手背充軍或爲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額選其利害以聞公奏曰有唐以前兵出於民而國不費財戰得其用者益軍令必行而尺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募點面以名正軍年紀寢久耳目習熟百姓更不知前代籍民爲兵但爲刺面給糧則其死戰鬪聖朝因舊重改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四夷亦隨時御世不易之良制也自是吳寇擾西鄙乃於陝西點民爲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父子兄弟踈屬外親或則產人應名更相爲代而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抗多是結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敗事臣是以累陳揀刺土兵自

有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是與民不殊請以秦隴州鳳翔府弓手黥以為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陝西弓手揀充保捷指揮仍給招軍例物命既下朝廷復檢會上前奏令如公請例物不給公曰揀刺士兵人皆知為當今之利無敢為朝廷發明者慮生事已有責爾臣不避數十萬戶之怨捐驅建言幸已衆情帖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又以臣一言罷豈不取怨益深欲使總此新兵禦戎立事豈不難哉願給例物如前詔從之後轉運司言刺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前此朝旨創募人為強壯公恐民情驚擾請止以招弓手為名人心遂安得數甚廣雖為一時之便然弓手終非正兵之比難責其征戰及刺為軍所利至大公以秦川東西草市居民軍管僅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蔽絕塞之地豈不防慮因請築外城九十一里計工

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而至正月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劉漢乞於古渭州起立文法修營城池收買質帳若成此事則洮河一帶蕃部可以照管朝廷下此議於公公奏曰秦之寧遠寨西至古渭州八十餘里其間皆熟戶住坐今於百里之外建一孤壘未見其利洮河一帶生戶從來蕃部各立頭項依附險要不相服從不能為邊鄙之患今招撫近邊蕃部費用已廣其遠地生羌悠久所費豈易支哉詔於永寧寨以官舍五十間給哨斷羅汝貯財物公曰使外夷居邊城非便未敢奉詔詔曰哨氏已有謝表不可失信致於生事兼不與羣守亦不絕秦州往來可於閑慢處修蓋常關防覺察之公曰秦州居常蓋暫往來今既許置舍貯財必常留人主守豈能旦夕防察使朝廷舉動皆知也契丹元昊亦未嘗沿邊給屋昨楊勤等至龜茲一行皆錄之於館我使至哨氏在羅

亦禁出入遠蕃於中國尚備慮如此防微杜漸不可忽也官舍及
給爲便從之公言今之試武藝言營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
密其左右斫駢響躬腦躬一綽箭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
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而使臣軍負
緣此例得拔用故諸軍亦循守常法而無所更以此臨陣對寇罕
能取勝臣嘗熟思之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跨五石力弩不能射
規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本定九步射
弓槍於四十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爲第一一石
二斗以上五中爲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爲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
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爲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
九馬射鹿子或竹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一九斗以上
七中爲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三九馬上使槍左右十刺得五

中木人爲及等馬上鐵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
每兩條共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爲中馬槍簡
俱及等爲第三步刺槍步斬劍即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錫刀木槊
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爲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請優與遷
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材錄用如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
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
密院行之慶曆元年十月朝廷於四路置帥主汭涇原路范仲淹
環慶路龐籍鄜延路進公禮部郎中仍舊職知秦州兼秦隴州鳳
翔府階成州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汭邊招討等使
管幹本路糧草兼本路營田使又以殿前都虞候廣德軍節度觀
察留後李昭亮爲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言昭亮本貴家子
生平未識行陣今備邊方急豈宜居是任詔 昭亮永興軍總管

公以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其所從之衆不可一舉問
今不立法制他日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存 爲意若人數不多
則軍法可以必行請諸路總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
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帥陷沒者並斬
從之吐蕃族帳四路惟秦鞏最盛雖藉以爲籬障然久授姑息無
畏服心沁邊熟戶多爲吳賊脅從公既加慰撫有違叛者必舉兵
討除之龐波等族嘗鈔邊已出師焚蕩未入漢謝罪又遣使詰問
皆納子爲質而去公以恩威旣行乃遣通判尹洙詣諸族召酋首
戒諭曰爾族可出人馬若干我閱視而籍之緩急禦賊當發符召
爾等恒駐營於野以聽命一人不至納羊爲罰半不至是慢令也
率師誅前之獲賊首者進官增俸爲賞得番兵一萬二百餘人環
慶路總管司奏得勝後陣亡軍員與退敗歿陣者恩澤一揆以此

未便乞將得勝陣亡軍員子孫一依賞格勸獎其退敗陣亡者止
推恩子孫一人詔令逐路總管司依所奏公奏曰將卒臨陣皆屬
勝捷力有不敵戰敗而死人命至重爲國喪身臣子之忠無大於
此旣已歿於王事豈以勝負爲言國家唯追崇虛名存錄孤子所
以該勸來者使之效命今邊臣讀此條貫往往傷嘆以謂一死報
國更分勝負恐非朝廷激勵將士之術兼前記所載亦無此例若
果須分勝負則傷中并孝贈亦合作兩等支賜理實未便乞並如
舊制施行從之范仲淹奏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永洛城亦爲之
阻合策應軍馬由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能進兵修永洛城斷西
賊入秦之路其利甚大詔公同諸路經略司議度以聞公奏曰永
洛城通秦渭道路穿羣生戶幾二百里計置 一功亦數百萬止可
通二州援兵亦不能斷西賊入秦之路近致 亦州關城方舉功尚

有衝要城寨當修補者甚多未敢再勞人力
恐未能興永落之
役詔公更不興修

忠獻王公世家傳卷第二

